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特辑

中国电影出版社

粒粒皆辛苦



Вкус хлеба

А. Лапшин

А. Сахаров

Р. Тюрин

В. Черных

据《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1979, № 7,9,10,11)译出

内 容 提 要

《粒粒皆辛苦》是为纪念苏联垦荒运动25周年而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分四集)。内容描写苏联人民奔赴垦区开荒,夺得粮食的增产,但是在苏联当局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迫使下,盲目扩大开垦范围,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结果造成了生态平衡破坏、土壤侵蚀的严重恶果。作者对苏联当局有所美化,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剧本不落俗套,结构比较谨严,主要人物比较生动,对垦荒运动中的弊端也有所交代和暴露,可供我国电影工作者参考和借鉴。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特辑1

粒粒皆辛苦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1/2 插页:2 字数:117,000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200册

(内部发行)

统一书号:10061·375

定价:0.95元

编 者 的 话

《粒粒皆辛苦》(原名《面包的味道》或译《粮食的滋味》)是为纪念苏联垦荒运动 25 周年而拍摄的大型故事影片，在摄制过程中和上映前后均受到苏联报刊和电影界的高度重视和一致推崇，并获得 1980 年苏联国家文艺奖金。影片上映中上座成绩极差，例如据新华社记者报道，“1979 年，有一次在‘十月’电影院上映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的故事片《粮食的滋味》时，只有 30 个观众。”苏联《电影艺术》杂志也承认“这部构思严肃的影片在发行上却遭到困难”，但该杂志又说，“在比较适宜播放连集影片的电视上”这部影片“得到了很好的反响”。

影片虽然明显带有美化苏联领导当局的意图，但由于以大量笔墨描写了苏联普通人民在垦荒中表现出来的劳动热情和英勇气概，特别是比较生动地塑造了谢奇金、叶罗申、伊格纳捷夫等几个苏联普通劳动者、基层干部、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形象，安排了比较紧凑合理的故事情节，所以使这个“应景”的作品并没有很多“应景”的味道。

苏联的垦荒运动在迅速增加谷物生产上确实起到了某

些作用，但由于垦荒破坏了植被，引起了草原生态系统的改变，再加上耕作措施不当，以致造成了大面积土壤侵蚀，带来灾难性的恶果，每逢春季“黑风暴”频起，不得不弃耕。影片围绕这一问题表现了按科学规律办事的正确思想和主观蛮干的官僚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从一个侧面加强了故事的曲折性和思想分量，虽然影片中对这个科学问题的解决未免给人以略嫌简单化的感觉。

总之，这是一部在苏联备受推崇的“重点”影片，这里把它的文学剧本译介出来，对我国电影工作者将不无参考借鉴的价值。

译文系根据苏联《电影艺术》杂志 1979 年 第7、9、10、11 期所载的原文译出的。

目 次

第一集	我们每日必需的粮食·····	(3)
第二集	粮食如雨·····	(70)
第三集	粮食和人·····	(132)
第四集	祖国的粮食·····	(181)

粒粒皆辛苦

〔苏〕 A. 拉普申 A. 萨哈洛夫 著
P. 秋 林 B. 切尔内赫

第 一 集

我们每日必需的粮食

一望无垠的大草原，白雪皑皑，从地平线的这一端伸展到另一端……

……极目四望，周围没有一株小树，没有一丛灌木。只有枯萎的茅草在寒风中瑟缩抖动，还有那光秃秃的土丘上滚动着烟尘……

……在这白茫茫无边无际的旷野中，似乎没有一点人类生活的踪迹……

1954 年。

《真理报》1954 年 11 月 11 日头版头条通栏标题：
《苏共中央号召书》。

“……增加我国谷物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开垦生荒地和弃耕地……我们党现已着手这项工作……”

……农垦部大楼里连日来熙熙攘攘，就象一座受到骚

扰的蜂房。

斯捷潘·谢奇金在喧闹的楼道里走着，目光敏锐地四下张望。

周围的一切都充满着一种兴奋激昂的气氛，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热烈交谈。在一个房间的门口聚拢着许多人，门上钉着一块临时的小牌，上面写着：“垦荒人员分配委员会”。

谢奇金在这间房门前停住脚步，打听了一下叫到什么字头了——原来刚叫到“O”^①。他甩了甩手，朝盥洗室走去……

……一个看样子很有身份的男人正在洗手池前洗手。当他准备走出去的时候，谢奇金叫住了他：

“同志！你身上带得有烟吗？”

那人停住脚步，掏出一盒“卡兹别克”牌香烟，很不利落地、费劲地打开烟盒。

“嘴……”谢奇金拉长声调说，“真高级！”他取了一支烟。“顺便再给根火吧！”

那人略显不高兴地皱皱眉，又很费劲地划着了一根火柴。

谢奇金一面就火上吸烟，一面端详了一下那人的手，问道：

① 显然这里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叫人，现在叫到“O”，距离谢奇金的“C”还早。——译注

“手怎么啦？”

“挂过彩，”那人冷冷地答道。

谢奇金明白了：

“伤着神经啦？”

那人被这一问问得不知怎样是好，只是点点头。

“我也是这样！”谢奇金忽然咧开嘴开朗地笑了，同时伸出自己的左手。

那人仔细地看了看他的手。

“现在怎么样啦？”他显然很感兴趣地问。

“象风镐一样有劲！你看！”谢奇金把那只左手反复地握紧再张开，很自豪地说：“原先软得象柳条似的耷拉着！”

“我可是不知怎么老没……”那人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说，一面费力地动了动那只右手。

“我跟你说吧！”谢奇金打断他的话说，“你买上它三百六十五张旧报纸，就是一年的合订本……”

“干吗？”

“你听我说，”谢奇金用手势阻止他，“别打岔，”他接着说下去：“你把报纸挂在墙上，然后就打它！……”

“拿什么打？”

“拿拳头啊！就拿你这只坏手。可是得有点窍门：头一天只打一下，第二天打两下！每天加一下，每天撕下一张报纸！打满一年，撕完最后一张报纸，你就赤手空拳直

接朝墙上打三百六十五下！打上这么三年，你就能把这墙朝隔壁打穿一个窟窿了！”

“有点意思……”那有身份的男人微笑着摇摇头。“就是这个办法？……”

“就是这个办法！”谢奇金肯定说。“我已经打了快满五年了！请问你怎么称呼？”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那人向谢奇金伸出了右手。谢奇金郑重地握了握那人的手。

“我叫斯捷潘·阿列克塞耶维奇……我说，你就打吧！明天就开始！”

“我试试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将信将疑地说着，向盥洗室门外走去。

“你的裤扣？！”谢奇金又把他唤住。“把裤扣扣好！”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看了看自己的裤前口，不好意思起来，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声：

“谢谢……”

谢奇金在洗手池上方的镜子里稍稍打量了一下自己，走出去到楼梯转角处抽烟。

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抱着一大摞大本小本的书飞快地从楼下跑上来，在楼梯转角处和谢奇金撞了个满怀，一大摞书全都撒落在地上。

“瞧你！”年轻人懊恼地说。“噢，对不起，”说着急急忙

忙地往起收拾那些书。

谢奇金在忙着帮他捡书。

他看见那是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的各种参考书和科普读物：有农艺学的、土壤学的、农作学的书，以及有关春耕作业、秋耕地整地、空茬地整地技术等等的小册子。

“你弄这么些玩艺儿做什么？”谢奇金奇怪地问，“你是大学生吗？”

年轻人摇摇头答道：

“不是，是研究生，”然后又解释说：“这不是我自己用的……明天有两批共青团员出发到新垦区去，都是些城市青年……对于种庄稼还不如对于天外星体懂得多呢。拿这些书让他们在火车上看看……”

“从哪里弄来的？”

“就从这儿，从各办公室收罗来的，反正搁在这儿也是没用！可是门卫不让往出拿，要我开出门证……”

“你身上有纸吗？”谢奇金问。

“没有……你干吗？”

谢奇金并不答话，随手拿起一本小册子翻了翻，从最后面撕下一页盖着部里的公章的空白页，龙飞凤舞地写上了几个字。

年轻人从他肩上看过去，只见他在纸上写的是：

“这些书是赠给开垦荒地的英雄们的。请准予携带出门！”

“拿着！”谢奇金把那张纸交给了研究生。

“得签个字吧？”研究生问。

“可不是！”谢奇金说。“还得写上年月日哪……”他又把这些都写上，于是一张“出门证”就开好了。

“劳您驾了，”研究生斯特隆尼科夫高兴地笑笑，跑下楼去。

“你也去吗？”谢奇金朝他背影喊道。

“那当然啦！”研究生高声答道。“就等着分配地点呢！”

……谢奇金推开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说：

“嗨，同志们，你们这简直是在腾云驾雾了！”

屋子里真的是烟雾弥漫，分配委员会的二十名成员每人都在抽烟。听了谢奇金的话，有一个人站起来打开了通气窗。

有几个人没穿上衣——上衣搭在他们各自的椅背上；另外几个人把脖子上的领带松开了。

委员会的书记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向大家高声读起来：

“谢奇金，斯捷潘·阿列克塞耶维奇。一九二五年出生，籍贯是雅罗斯拉夫州巴甫洛夫村……民族：俄罗斯族。出身：农民。政治面貌：党员……下面是他的简历……”书记又拿起另一张表。“四〇年七年制学校毕业。四三年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十八岁自愿报名参军，经短期专业培训后派

往前线当侦察兵。因截获国家要犯荣膺战斗红旗勋章。四五年负伤——左臂神经被打断。从四六年起在莫斯科郊区“日光”农场工作，现任该场总农艺师。完了。”

委员会的委员们沉默了片刻，然后有一个人问：

“现在您的手怎么样？”

“很正常，”从谢奇金身后有个人回答说。

他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刚才在盥洗室里认识的那位朋友。

谢奇金惊异地扬了扬眉毛，重又转过头来对着主持会议的人，连忙答说：

“完全正常！要是让我给这张桌子一拳，它马上就可以拿去当劈柴用！”

大家都笑起来。

“还有问题吗？”谢奇金问。

“有，”他那位朋友微笑着说。“斯捷潘·阿列克塞耶维奇，你愿意到新垦区去吗？”

“要我坦白说真心话吗？”

“说真心话！”

“那我——不愿意。”

“为什么呢？”

“这个……你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谢奇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前不久刚结了婚……”

“我也是刚结了婚呢。”

“可你并不去呀？”

“你先去把农场办起来——我随后就去！”

“有点意思……”谢奇金拖长声调说。“你是干吗的？”

“副部长。”

谢奇金咳了咳，搔搔后脑勺，迟疑地说：

“好吧，就算我同意去的话，副部长同志，你给我什么样的土地呢？”

“这不是地图吗，你自己挑吧，”副部长说。

谢奇金走到地图前面，仔细地看，然后深深叹口气说：

“唉！碰碰运气吧！”

他眯起眼睛，伸出一个手指在空中转了一圈，朝北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州一点。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副部长说：

“你可真狡猾！选中了波洛沃耶！那是个休养胜地！”

谢奇金一脸正经地说：

“那可是碰运气碰上的，副部长同志。”

副部长忽然收敛起笑容说：

“好了，说正经的吧。派你到一个最需要干练人才的地方去。这是你的任命书，关于那个地方的详细材料，农业管理局会供给你的。”

“是！”谢奇金清晰地高声答道，然后精神抖擞地大步走出办公室……

“……那就是说，很快就会生产出大批粮食？”老叶罗申问道。这是一个还很硬朗的老头儿，戴着一个连耳的小帽，为的是免得让蒸汽熏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他一面拼命地用小扫把抽打着自己，一面说：“是吗？书记同志……只要你们把荒地开出来？”

“是的，”大儿子弗拉吉米尔·叶罗申说，“我们很快就开出来！”他用小扫把不紧不慢地、一下挨一下地抽打着自己的身体。

小儿子，个子高大的瓦西里·叶罗申，把三个扫把绑在一起，就那样对于他那宽阔的脊背来说，也不算够劲儿。

“可你们干吗要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开荒呢？”父亲刨根问底地唠叨着。“你们不兴就在这儿开嘛！莫非这儿不行？！”

“可不，这儿不行！”大儿子没好气地大声说。“没有肥料怎么能行！这儿的土地不打粮食！地里的劲儿都用完啦！打仗打的，地都瘦啦！你自己知道吗：产量跟沙皇时代一个样……”

“那你们就给它呀！”老头儿还是纠缠不休。“就给它肥料啊，拖拉机啊！再糊涂的人也明白……”

“到了时候，我们就会给的！”弗拉吉米尔说。

“什么时候就到时候啦？！”老头儿一句紧钉一句地追问。

儿子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说：

“等我们把荒地开出来……”

父亲恶狠狠地把手一摆。

“听你这么说，好象要是不开这个荒地，咱们大家就都得饿死啦……”

“饿倒不致于饿死，可老得过这份受穷的日子！”弗拉吉米尔答道。

老叶罗申扔开小扫把，用拳头把门狠狠一推，走到外面冰冷的空气里。

从建在河岸边的蒸汽浴室里，随着老头儿的身后，两个儿子也跑了出来，三人一起跳进凿开的冰窟窿里面游起来。

河面上，在那些巨人般的古老的白桦树中间，袅袅升起了一片炊烟，透过树丛隐约可见一座小小的俄罗斯村庄……

“到了那里什么都得从头搞起！”晚餐桌上父亲继续着在浴室里说起的话题。“盖房子，修路，什么都得从头来！这里到底还有些家底，还不是什么都完了……村子里已经没有人啦，可你们又是什么号召！又得往外走！”

“您怎么不明白呢？”小儿子说。“一个共产党员，区委书记的父亲……”

“我明白！”老头子咆哮起来。“咱们家的人就是爱往外